

夏娃福音

《经文—夏娃福音TheGospelofEve,在世行译》

我站在高山上，看到一为高个子的人，和另外一位较矮的。

听到彷如打雷的声音，我便上前以听清楚。

此时祂对我说：「我就是你而你就是我，无论你在何处，我也在那里，我已撒在万物之中；无论何时你愿意，你就能靠近我，当你靠近我，你乃是靠近自己。」

在世行者言：

在教父伊皮法纽(EpiphaniusofSalamis)「反异端」作品《药库》中被引用而得以幸存《夏娃福音》绝无仅有的一段，并同以下不见于《拿戈玛第古本》的《腓力福音》段落：主展示我当灵上升至天上时该说的话，并如何回答天上每一道能力：

「我已知悉自己，我亦已从各处集合我自己，我没有把子女播给空中掌权者，我却把他连根拔起从而寻回四散的成员，我知悉你是谁，因着我那至天上而来者之一。」

如此他就能通过了。

此两段落保存了早期基督教一深层教导，以某种升天术从而得悉神秘的「我」和「你」本为一之理。纵然此两本经书早已被毁尸灭迹，使我们无法得知此两段经文的前文后理，但我们仍可从其他已重见天日的古籍里重组此早期基督教信仰之大意。

《腓力福音》段落指出主（耶稣）正在展示一受众默观中上升之术，犹太教中称为「马卡法」(Ma'asehMerkavah)，其目的是要「知悉自己」。当中主传授受众该如何回答「天上每一道能力」免被他们阻挠，在早期基督教中称这些阻挠者为「空中掌权者」《弗2:2》，犹太神殿文学则称他们为「守望者」，他们为七重天层上看守着天门的使者，大都对人类不甚友善。通过这些天上阻挠者在不同的经典里的教导不一，像上文《腓力福音》段落和《多马福音》50均指其要诀在于对本我的认知，《义阿奥之书》则指要牢记神的名和各空中掌权者的名字，后者与犹太神殿文学之传统较为接近。

以不同口诀回答天上阻挠者并通过他们后，修行者就进入《夏娃福音》段落中描写的情节，来到高山上得见二人。「高山」为犹太教默观

术上升至属灵高境得着启示之喻，《希伯来福音》中耶稣在旷野四十天默观之时「母亲圣灵以我的发拂挥我往他泊山上去」同为上升至属灵高境从而被母亲圣灵膏立之意，值得留意是，在《查克斯古本》(Codex Tchacos)的《异乡人》碎片中记载耶稣登山变像之地方同为他泊山，可见他泊山本身隐藏着与上升和属灵高境相关的意义。

修行者在高山上看到高个子和另外一位较矮的两个人物，为《但以理书》7:13中但以理先知在异象所见的「太初者」(Atik Yomin,《和合本》作「寿高年迈者」)和「人子」二人物，犹太拉比们均为着众人在上升后得见两为坐在宝座上的人物而非只有独一真神而感到懊恼，在《米大示》中名为「果园」(Pardes)的故事就记载了四位拉比在修行默观上升术时得见天上二人，四人因对此二人物不同的理解而遭到各异的命运。拉比文献《天上二元》一书特意为此作了解画——坐着的人子仅是天上的文书而非另一神祇。在犹太秘学「太初者」为「阿当卡蒙」的「伟容」(Arich Anpin),亦可解作「恒耐者」，对应「荣冕轮」(Keter);「人子」则为「细貌」(Zeir Anpin),又作「难耐者」，对应下层七个流溢轮(ZAT)。

在睿智派启示文学中，他们称那高个子的一位为父母一体的「芭碧罗」(Barbelo),较矮的为其子自生者「奥图金斯」(Autogenes),祂就是人子，因着祂是被芭碧罗所膏立的，这样祂亦被称作「受膏者」——「基督」。芭碧罗为不可知的至高者之首意念，就是那先存于万有的智慧，她先以父之形自显将自己以气息给予阿当使之从原来没有灵魂的傀儡成为活人，作为众生内在的源动力，一如圣灵浇灌在所有属血气者中运行着，她继而以母之形自显作为众生之母夏娃展示世人睿智的奥秘，这样我们的灵魂本是芭碧罗的部份，芭碧罗亦早已住在我们当中。《拿戈玛第古本》中的《首意念之三形》一文同为芭碧罗的告白，当中可见《夏娃福音》提及的「我就是你而你就是我」和「我已撒在万物之中」之述：

我是首意念(Protennoia), 栖身在光中的意念，我是栖身在万有中之源动力，是万有的倚靠，是一切生成中的首生，并先存于万有。

我是不可见的一位，就在万有之内。

.....

是我协辅一众隐匿者，因着我知悉一切在万有之内的。我是多不胜数的在每一个人之外。我是无法估量的，不可言喻的，每当我愿意，我会自发地揭示我自己。我是万有之首，我先存于万有，我就是万有，因着我就在每一个人之中。

这就是《腓力福音》段落中得要知悉并从各处集合的「自己」，那凌驾物质界掌权者的本我，此本我是众人与生俱来的神性，犹太秘学称之为「神体的小部份」(ChelekElokaMima'al)，或是困在物质界中的「神性星火」(Nitzotzot)，为正典《彼得后书》1:4之「得与神性有分」。

在第三次降临之时她更以子之形像自显一手策划救赎并披带起耶稣：那独自生成的，就是基督，而我则把祂膏立成不可见的灵之荣光。

.....

我披带耶稣，我在咒诅的木头上背负着祂，并在祂的父之住处确立了祂。

如此说基督就是芭碧罗另一层次的自显，为之「道成肉身」，这是为何使徒犹大在《犹大福音》中对基督说「你是来自芭碧罗的不朽之国度」，芭碧罗披带耶稣的「道成肉身」是为要以第一身最接近世人之形展示父的荣耀，指示世人归合的道路。从上升异象中领受如打雷声音的神性启示，就是所谓的「受膏」(Mashach)。第二世纪反基督教的希腊学者塞尔瑟斯(Celsus)作品中曾引述一「拜蛇派(Ophite)圣仪」(「拜蛇派」一字只是早期教父们对睿智派不认识而虚构的分类)，在过程中接受圣仪者皆以「我已被生命树的白色膏油所膏立」作回应，此「生命树」就是指在异象中所见的芭碧罗。犹太秘学视被生命树之圣油膏立为与智慧结合而重生的过程，当中「生命树」和「智慧」均是女性神格舍姬娜的表征。

被受膏的人称为「受膏者」(Mashiah)，此字翻译至希腊文为 Khristo，即基督，这样所有在异象中受膏的人皆是「成为基督」，让困在众人肉身中的神性部份得以解放并与万有一体的基督结合。《拿戈玛第古本》的《腓力福音》就提及众人本我籍着「左」与「右」大能傅圣油(受膏)继而「成为基督」之解说(基督常作神的右边，而阴性的智慧则为左)：

若人不籍着本我去重生，他必被除去「基督徒」之名。

然而人必籍着十架大能来傅圣油，使徒们称此大能为「左」与「右」。

这样此人不再是「基督徒」而是「基督」。

芭碧罗/基督在众人里面的同时，众人亦在芭碧罗/基督里面，在这神我一如中再也没有所谓「你」和「我」的差异，达至「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2:20》，同自《拿戈玛第古本》的《大塞特第二论》为以异象中的基督自述成书的启示性经典解说了此法则：

完美的王者歇息在不可言喻的光中，在万有的真理之母中，并所有得着我的每一个你，因着道，我就是那完美的。

.....

我就是在你里面的，你亦在我里面，就如父在你里面和无染者中。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吧。

让我们到访祂的创造。

.....

一切有着同一个思绪，因着他们都自一而出。

他们对我的指控都是出于我自愿的。

我前来为要向我众亲及同类的灵彰显那荣耀。我是基督，人子，那自你而来并在你们之中的一位。我因着你的原故被藐视，好使你能忘记中间的差异。

文中一句「让我们到访祂的创造」提供了默观中上升之术的另一关键，那是犹太秘学的奥义所在，以诺、摩西、约伯和以西结等先知均在圣经或犹太典外经中逐一细数宇宙创造当刻所见之物，他们皆是在上升异象中回到了完备的「创世的首天」(YomEchad)，为之进入天上的至圣所（亦即睿智派教导的「婚筵新房」），且得悉万有的度量（犹太秘学称之为「量天传统」(ShiurQomah)），从中了悟宇宙一切的奥秘。正如《约伯记》19:26述说的「在我醒来后，我必在我之中得见神」，这些都是众圣者达至神我一如的必经过程。